

# 在世遗作

罗伯特·穆齐尔 著  
张荣昌 译

Nachlaß zu Lebzeiten  
Robert Musil

漓江出版社

# 在世遗作

罗伯特·穆齐尔 著  
张荣昌 译

Nachlaß zu Lebzeiten  
Robert Musil

漓江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世遗作/(奥)穆齐尔(Musil,R.)著;张荣昌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5.10

书名原文:Nachlaß zu Lebzeiten

ISBN 978-7-5407-7570-4

I. ①在… II. ①穆… ②张… III. ①小品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35601 号

丛书策划:陆 源

责任编辑:郁陈琳

封面设计:李诗彤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087201-833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山东省德州市经济开发区晶华大道 2306 号 邮政编码:253000)

开本:880mm×1 230mm 1/32

印张:5.25 字数:70 千字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5.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4-2671218)

## 前 言

为什么叫遗作？为什么又叫在世的？

有些作家留下的遗产，是贵重的礼物；但一般来说，遗著与因歇业而清仓大拍卖有某种可疑的相似之处。尽管如此，它们仍还受到喜爱，这种喜爱可能来自广大读者对一位作家怀有一种情有可原的偏爱，而这位作家则最后一次给读者找了点儿事做。可是不管怎么说，不管对一部遗作何时有价值、何时仅仅是一个有价值的商品这个问题可以作出些什么推测，我反正已经决定，趁局面还没有发展到我无能为力的地步，我禁止出版自己的遗作。要这样做的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我在世时自行出版它，无论这样的解释是否能让所有人都搞明白。

然而，人们还能谈得上在世吗？德意志民族的作家不是早就已经比自己活得长久了吗？看上去是这样。准确地说，就我记忆所及，情况看上去一直都是这样，只不过这段时间以来事

态进入了一个关键性阶段。用预制部件生产鞋子,生产适应个人特殊需要的现成西服,这种时代似乎也想生产出用预制的内部和外部组件装配起来的作家。依循自己尺度的作家,几乎在所有地方都过着一种深沉、离群索居的生活,但又不具备死人的本事:死人不需要房子,不需要吃喝。在世时期对遗著真是有利呀。这对这本小书的命名及其产生不无影响。

当然,人们得更加小心谨慎地对待自己的最后遗言,哪怕它们只是假装说出来的。在一个雷声隆隆和唉声叹气的世界里,只出版些小故事和小观察;有这么多大事要事不谈,净谈些琐屑小事;对远离事件中心的现象耿耿于怀。毫无疑问,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是不足之处吧,而我则乐意承认,出版决定也曾引起我的种种忧虑。但是首先,作家所发表的意见,较之不受它们影响在宇宙空间里奔驰的两亿七千万立方米的地球,它们的分量孰轻孰重,总还是有某种差别的吧,这是无论如何都必须加以承受的。其次,读者也许会认为这本书凝聚力不足,为此我或许可以援引我的主要作品,它们可能最不缺乏那种力量,但想要继续写作它们,恰恰需要有这样一种过渡性出版物。最后,当有人建议我出这本书,并且组成该书的一篇篇短文又摆在我面前时,我发现,其实它们并不像我所担忧的那样经不起时间考验。

这几篇短文几乎全是在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九年间诞生

并首次发表的。但在篇目中称为“映像集”的那部分作品,源于更早时期。比如《捕蝇纸》,此篇一九一三年就已经以“罗马的夏天”为题发表在一份杂志上;《猴岛》也属于这个时期,我必须提及这一点,否则人们很容易会认为,这两篇是改写后来状况的虚构之作。实际上倒不如说它们是一种预见,展望了一张粘绳纸和一类猴子的群体生活。但这样的预言每一个人都能成功做出,只要这个人能够在一些不起眼的细微之处观察人们的生活,并跟着“等待”的感觉走,而这种感觉在一个搅动它们的时刻来临之前,似乎始终“没什么要说的”,并且毫无恶意地表现在我们所做的事情当中,表现在包围我们的事物当中。

某些类似的东西,但主要是反其而意用之的,多半也可以拿来为《不友好的观察》和《不是故事的故事》做辨析。它们明显地具有其产生时代的特征,它们包含的挖苦之词部分适用于曾经的状况。这一来源也显示在其形式上。因为它们是写给报刊的,面对众多不专注的、各不相同的、面目模糊的读者。假如我为自己和朋友写它们,就像写我的书那样,那么它们毫无疑问会是另一番面貌。所以这里恰恰就得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是否可以将它们结集出版。任何改写都势必导致重新勾画一切,于是我不得不完全放弃改写,只能在有些地方对某些在当对的情况下未能遂愿的东西按其本意做些小修小补。所以,如今它们有时候确实是一抹阴影,是已经不存在的生活,而且

还是一种有限度的愤怒,这种愤怒无法达到圆满和面面俱到。尽管如此,我依然敢于相信这些讽刺短文能够经得住时间的检验,这份勇气我得自歌德的一句话,它为达此目的而被改动了意义,但其真理性并未受损。这句话就是:“人们把做错一件事看作是做错所有事的譬喻。”这句话让人心生希望:在犯下许多更大错误的时代,对小错误的批评仍不失其价值。

## 目录

## CONTENTS

前言 / 001

映像集 / 001

捕蝇纸 / 003

猴 岛 / 006

波罗的海渔夫 / 010

通货膨胀 / 012

马会笑吗? / 014

被唤醒者 / 017

对羊的别样观察 / 019

石棺盖 / 022

兔子的灾难 / 024

老鼠 / 028

灵敏的听觉 / 031

斯洛文尼亚的乡村葬礼 / 033

姑娘和英雄 / 037

“永远不再”膳宿公寓 / 039

不友好的观察 / 051

作祟的妖法 / 053

门和大门 / 058

纪念碑 / 062

画师 / 067

一个文化问题 / 071

周围尽是诗人和思想家 / 075

艺术周年庆典 / 079

望远镜 / 084

这里很美 / 091

是谁把你,美丽的森林……? / 095

受到威胁的俄狄浦斯 / 101

不是故事的故事 / 105

巨人阿格奥阿格 / 107

一个没有个性的人 / 112

三个世纪的故事 / 121

儿童故事 / 129

乌鸦 / 135

## 映像集



## 捕蝇纸

探勒-福特捕蝇纸大约三十六厘米长,二十一厘米宽,涂了一种黄色、有毒的胶水,产自加拿大。如果一只苍蝇落在上面——并非特别贪婪,主要是按老规矩,因为已经有这么多别的苍蝇在这儿了——那就先只是它全部细腿最外部的弯曲部分被粘住。这是一种极轻微的、令人诧异的感觉,犹如我们在黑暗中行走时,光脚底板踩到什么东西上,这东西尚还什么也不是,只是一种柔软、温热、看不到全貌的阻力,却已经是某种渐渐涌流进可怕人性的东西,它被认出是一只手,这只手不知怎么就在那儿并用五个越来越清晰的指头抓住我们!

然后它们就全都不自然地、笔挺地站立着,像不想让别人发觉异样的脊髓病患者,或者像气衰体弱的老兵(有一点儿罗圈腿,好像站立在一个尖利的山脊上)。它们沉住气、集结力量并凝神思考。不多几秒钟后它们作出决定并开始竭尽全力发出嗡嗡声,力图让自己离开。它们一直坚持这愤怒的举动,直

到它们终于筋疲力尽,不得不停下来。接下来是一次间歇和一次新的尝试。但间隔的时间越来越长。它们站立在那里,我感觉得到,它们多么无可奈何。迷乱的雾气从下面向上升起。它们的舌头像一把小锤探出来。它们的脑袋呈棕色并且毛茸茸的,像是用椰子仁做的,像以人形出现的黑人神像。它们在牢牢被缠住的小细腿上前伸后仰,屈膝又再绷直,像千方百计试图搬动一个太沉重的物件的人那样,不过比工人搬重物更悲壮,极度用力的表情比拉奥孔<sup>①</sup>还真实。随后便是那个始终都同样奇异的瞬间,当前一刹那的需要战胜了一切强烈的、持久的求生欲望。这是一个善于爬高之人因手指疼痛而自愿松手的瞬间,一个在雪地里迷路之人如一个孩子般躺下的瞬间,一个被追捕者身负重伤、疼痛难忍停下来站住的瞬间。它们不再竭尽全力、自下而上挺动身子,它们有一点儿瘫软,这在此刻是完全可以谅解的。它们立刻有一个新的部位被抓住。或者是腿上高一些的地方,或者是身体后部,或者是一只翅膀的末端。

当它们克服了精神上的极度疲劳,过一小会儿又开始为其生存而斗争时,它们已经定格在一种不利的处境之中,它们的

---

① 拉奥孔(Laocoon),古希腊神话中特洛伊的王子,阿波罗或波塞冬祭司,是《荷马史诗》之后的传说中出现的人物。拉奥孔企图阻止特洛伊人把希腊人留下的木马拖入城内,但神已决定使特洛伊城毁灭,就派了两条蛇把拉奥孔和他的两个儿子缠绕致死。拉奥孔之死是古典雕刻家喜爱的主题。最出名的作品是1500年发现的一组雕刻,创作时间在公元1世纪末。德国剧作家、文艺理论家莱辛(1729—1781)写过著名的美学论文《拉奥孔》。——译注

动作变得不自然。于是它们伸展后腿,用肘部撑住,企图站起来。或者它们坐在地上,突然靠后腿支起身体,伸长胳膊,像徒劳地想从一个男人的双拳中挣脱出来的女人那样。或者它们趴在地上,脑袋和胳膊在前端,像在奔跑中倒下了一般,只有脸还高高抬起。但敌人始终只是消极被动的,只是在它们绝望了、糊涂了的时候才取得胜利。它们被拖进一种虚无、一种空洞之中,如此缓慢,人们几乎无法跟随这个进程,通常总是在最后一刻,当内在的衰竭向它们袭来时,会发生一次猝然的加速。然后它们突然倒下,脸朝下,翻过一条条腿扑向前方,或者倒向一侧,伸直每一条腿;往往还会仰面朝天,向后摆腿。它们就这样躺在那儿。像摔下来的飞机,一只翅膀伸向空中。或者像死去的马。或者带着无限绝望的神情。或者像熟睡者。有时候第二天还会有一只醒过来,用一条腿摸索一会儿或扑腾几下翅膀。有时诸如此类的活动布满整块场地。随后全体苍蝇都朝死亡陷入得更深了一点儿。只有在躯体的侧面,在大腿根部的位置,仍有某个很小的、闪烁的器官,还长久地活着。它一张一翕,不用放大镜人们无法描述它,它看上去颇像一只微小的人眼,不停地一开一合。

## 猴 岛

在罗马的波各塞公园里生长着一棵没有细枝和树皮的大树。它秃得像一颗脑袋,已经被阳光和雨水削得光光的,黄得像一具尸骨。它没有根蒂,却笔挺地站立着,是棵死树,如同竖在一个椭圆形岛屿的水泥地上的一根桅杆,这个岛像一艘内河小轮船那么大,一条浇灌了混凝土的平滑壕沟把它和意大利王国隔开。这条壕沟的宽度及其外壁的深度,恰好可以让一只猴子既跳不过去,也爬不上去。从外头进来或许还行,但回是回不去的了。

岛屿中间那段树干提供了极佳的攀抓点,正如旅游者表述这类事情时所说的那样,让人爬起来轻松自如,十分享受。但这段树干上端的水平方向伸出又长又粗的树枝,如果人们脱掉鞋袜,足尖朝里把脚掌紧紧贴在粗树枝的圆形表面,并且双手一前一后地交替向前抓住它们,那么人们就必定能够到达这样一根让太阳晒暖的长树枝末端,这些树枝比意大利五针松那绿

色鸵鸟毛似的树梢伸得还高。

这座神奇的岛屿上居住着成员数目各不相同的三个家族。大约十五个结实健壮、活泼机灵的小伙子和姑娘住在树上。它们的个头大致相当于四岁的幼童；但在树底，在岛上唯一的建筑里，在一座形状和大小都有如狗舍的宫殿里，生活着一对权势大得多的猴子夫妇，带着一个极幼小的儿子。这是岛上的国王、王后和王子。从来也没出现过两只老猴子离它们的儿子太远的情况；他们像看守那样一动不动坐在它左右两侧，目光越过髭须笔直地向远处看去。国王仅仅每小时站起来一次，上树巡视一番。它徐徐迈步，顺着树枝走去，看来倒并非是他想瞧瞧，所有的猴儿们如何敬畏而怀疑地往后退去，或者——为了避免仓促和引人注目——悄悄避开它，直到它们退至粗树枝尽头，再也无处可退，便只得冒死往坚硬的水泥地上一跳了事。国王就这样一根接一根地巡视那些树枝。从他高度聚精会神的表情上，看不出他是在履行一项统治者职责呢，还是在散步休闲，直到最后所有树枝全都排空，他才返回居所。这时王子独自坐在屋舍顶上，因为每一次母亲也奇怪地同时离去，而珊瑚红色的阳光则穿过他薄薄的招风耳。人们很少能见到某种愚笨、可怜得如这只幼小猴子般的东西身上仍然会透出一种看不见的威严。被驱赶到地上的树猴们一只一只从一旁经过，本可以使劲一把拧断它的细脖子，因为它们都情绪极坏，然而，它

们无不绕道避开它，并向它流露出它一家理应受到的敬畏。

要过一些时候人们才会注意到，除了这群生活得井然有序的动物之外，还有其他猴子安顿在这个岛上。壕沟里，居住着一伙数量众多的小猴子，地面和空气它们是没份了。只要它们中的一只在岛上露面，立即就会被树猴一顿狠揍赶回壕沟里去。每逢开饭，它们都得战战兢兢地坐在一边，等到所有树猴已经吃饱，并且大部分已经爬到树枝上休息，他们才可以偷偷地去吃些点心渣子。即使是扔给它们的吃食，它们也不能碰。因为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某个凶巴巴的小伙子或者某个爱开玩笑的姑娘，虽然眨眼示意，假装吃得太多，实际上都在伺机行事。它们一旦发现小家伙们即将美餐一顿了，便小心翼翼从树枝上滑落下来。那不多几只壮着胆溜到岛上的小家伙顿时就倏地一下尖叫着逃回壕沟，并混进别的小猴当中，顿时悲鸣一片：现在小猴儿们全都挤在一起，致使侧壁边上出现一个由毛发、肉，以及发狂黑眼睛组成的平面，像一只倾斜的大圆木桶里的水面那样升起来。但追捕者只管沿着边缘前行，推动惊骇的大浪。这时小猴子的一张张小黑脸蛋朝天仰着，胳膊向上举着，并用手掌挡开那道从边缘看下来的、恶狠狠的、陌生的目光。这目光渐渐盯住其中一只小猴子，于是它忽前忽后地腾挪闪躲，还有另外五只同它在一起，它们还无法区分谁是这束长长的目光的目标。但这群吓瘫了的小猴子一动不动。随后，这